



赖君奇 老师



谷醒华 老师



叶芝书法手迹（一）



叶芝书法手迹（二）

赖君奇书法手迹



叶芝书法手迹 (三)



目 录

谷醒华传略.....	李则夷、刘石夷 (1)
谷醒华同志轶事.....	李则夷 (19)
曾莱二、三事.....	李则夷 (25)
赵鹤仙史料.....	李则夷 (34)
回忆赖君奇老师.....	李则夷 (39)
烈士马介民简介.....	黄永富 (44)
回忆存仁中学.....	朱升岩 (53)
对《回忆存仁中学》补遗.....	胡用权 (58)
荣县各中小学校校歌简介.....	李则夷 (61)
“五·四”运动在荣县.....	钟尔典 (65)
荣县体育场的初建与扩建.....	钟尔典 (68)
抗战初期荣县人民的爱国热情及减沉 的原因.....	谢镇西遗稿 (73)
赵尧生先生简介.....	黄永富 (79)
✓ 荣县第一台无线电收音机与《广播新闻》.....	宋世杰 (88)
解放前的荣县邮政概况.....	黄永富 (90)
解放前二十年财粮赋税制概况.....	沈克明 (100)
✓ 荣县风物四则.....	黄永富 (111)
半峰八景	

鹤山夕照

高石梯

罗汉洞——并大佛寺

关于发送荣县文史资料撰写要求和征

集纲目的通知……………本会秘书处(123)

✓ 文史资料撰写要求……………本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24)

荣县文史资料征集纲目……………(125)

谷醒华同志传略

李则夷 刘石夷

谷醒华同志，名武乡，1890年10月16日出生于荣县古文乡，1963年2月13日病逝于北京。他是一位进步的教育家，革命的民主斗士，自始至终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好战友。

他的父亲谷海涛先生出身于小康之家，是荣县境内外知名的晚清秀才，不谋仕途，任县视学，兴办新学。醒华同志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深受家庭严格教育，攻读大量经史典籍，进入新式县立学堂后，喜读自然科学课程。1908年考入四川成都优级师范学校（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前身），攻读中国文学专业，勤奋刻苦，锲而不舍，博览古今中外文化科学书刊，学问大进。他鉴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朝政府腐败，辱国殃民，因而拥护和宣传孙中山先生的反清革命和民主共和的主张，他日常朗诵荣县人吴玉章同志的诗句：

“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藉以增强救国的信心和意志。1911年起他与吴玉章同志逐渐建立了深厚友谊和同志关系，他敬吴老为师，吴老爱他为挚友。在吴老的革命思想影响下，他参与了辛亥革命前夕的四川“保路”运动和后来反对袁世凯的宣传鼓动工作。以及发起和组织1921年的荣县自治运动。

—

熊华同志在大革命前后兴办学校，主张民主办校，教学育人。

1913年冬他毕业于成都高师，1914年春他应县人萧湘（名绮笙）之聘，任嘉定联合县立中学教员。萧是学校的监督（即校长），约请了吴芳吉任教，吴是后来以“白屋诗人”而闻名国内的现代诗词家。他与吴交情甚笃，共研词章，谈论国是，共同提倡新学的教育和科学，兴办私立学校，培养人材，普及教育。

1915年春至1922年秋，他在荣县中学先任教务主任，后任校长，尊师爱生，聘请有真才实学而具有新思想的人担任教师，如刘彦修，赵星枢（教务主任），赖君奇，刘著存，向晓辉，熊伯楚等，每期必亲自送达聘书；当面向教师一揖，以表真诚和尊重。教员因故缺课，不论理科、文科、外语，他都承担代课工作，不使学生受一小时损失，因而学生尊师敬业，好学上进，蔚为校风，外县学生闻风前来荣县投考者达百余人。每逢放寒暑假或开学之前，他总是背着包袱，穿上草鞋，来回在六十华里的荣县城与古文乡的道路上。学生效仿师行，勤劳节俭之风盛行，他的爱生曾莱也是赤脚上路挑着行李来校的。他十分关注学生的学业，对成绩差的耐心辅导，对品行不正的循循善诱，对家境贫苦的帮助解决学费和生活困难。1920年成都高等工业学校招生，录取前列十名中，荣县中学毕业生竟占七名之多，以后留学省内外大专院校者盛极一时，经四川省教育厅表彰，称誉荣县中

学为川南地区中学之冠。他在治校任内，培养了一大批进步学生，如陈自能，徐积光，曾莱，苟永芳，余宏文，陈家煜，官质斌，罗彦生，叶芝，赵鹤仙，程觉远，谢镇西，叶榛，胡用权，胡善权，罗纲举，钟扬铭，刘心舟，雷本涵，李俊清，胡曼仁，周善道，朱俊鲁，张志远，范光岑，熊思有，刘振书，李则夷，黄荣光等。后来许多学生参加了共产党，有的成为共产党的优秀骨干，有的成为进步的文学家，教育家和科技专家。

1922年春四川省教育厅以公费派他东渡日本和赴京、沪等地考察教育事业，回校不久即改任荣县视学（即教育局长）至1924年夏，他在任内利用暑假期间，组织全县小学教师进修讲习，一时学风为之丕变，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醒华同志为了广开学路，兴办私立学校，于1924年初至1929年底团结老同盟会员张植儒，赖君奇及其他教育界人士黄元赞，张汉光等创办荣县旭阳中学，醒华同志担任校长，先后聘请左派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及教育界进步人士曾莱，赵鹤仙，朱俊鲁，胡用权，胡善权，叶芝，叶榛，李薰，黄至儒，邱祖尧，兰显谟，李则夷，林伯九，谢澄志，王禹双，张述铭，丁权中等为教师。校址设在南街江西庙，先后开过十二个班，共有学生三百余人。程慕仁当时曾任职员，程觉远，刘一先也常出现在校内活动。由于醒华同志早与老同盟会员李筱亭交往，经李介绍结识共产党人郑佑之，他们经常促膝谈心，畅谈马列主义，互相激励，成为知交。因此，他公开推行民主办学，教学育人的方针。当时校内礼堂上方高悬着孙中山遗像，两旁贴有“实施党化（指新三民主义）教育，造成革命人材”的巨幅联语，便体现着这种精神，并一

度拟改旭阳中学为重庆中法大学的附中，1928年曾莱到校任教，更支持他宣传马列主义，向学生灌输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学生朝气蓬勃，思想活跃，追求科学知识，探索革命真理，旭阳中学实际上已成为荣县进步势力的大本营，成为四川省著名的革命学校之一。培育了大批的进步青年，如范晶如，罗忠全，罗致钧，梁权，梁贡州，梁应庚，赴寿松，虞尧卿，邹琼林，马思慧，马绍元，刘德燊，曹绍成、降永燊等不少曾参加党团组织，对于党的组织发展和开展农民运动有着重大的影响和作用。由于反动派仇视这个学校，1929年秋蛮横地将一个驻军营部进驻学校，寒假中更驻入一连军队，不让招生、开校，以致开办六年之久的旭阳中学，不得不发表宣言，宣布被迫停办。醒华同志支持张植儒协力开办的荣县女子自立中学，因多系旭阳中学教师义务教课，亦随之关闭，但是由醒华同志支持和共产党人范晶如，赵鹤仙创办的，进步人士吴柏修，刘若平曾任校长的旭光小学，则继承了旭阳中学的革命学风，仍然坚持办下去了。

在大革命前后，荣县人民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统治的群众运动。早在“五四”运动时期，醒华同志与荣中进步教师站在一起，支持学生组织读书会，订阅《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晨报》、《国民日报》等刊物，开展民主与科学和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荣中的进步社团相继在班级出现，其中以跨班级的“不奴读书会”的人数多，时间长，影响大。曾莱、程觉远、胡善权等都是读书会的积极分子，他多次为学生出“传单”，出“快邮代电”，撰写文章。在旭阳中学时期，他为学生增订了《向导》，《中国青年》，《共产党宣言》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并

协助学生组演出反帝反封建的“文明戏”。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荣县学生联合会”前后两任的会长胡善权、徐积光以及曾莱、程觉远等在醒华同志的支持下，组织了荣中、女师、县高小及部份华英学校的学生几百人，响应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反帝爱国运动。他们走出校门，沿街宣传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呼“反对巴黎和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游行队经过大街，许多商业店员，手工业工人，小商贩都加入了行列。风浪很快普及全县各乡镇，这是有史以来荣县学生第一次的反帝爱国行动。后来各人还交出了自己所有的日货，如洋伞，瓷盆之类，有的商店也自动交出日货，并表示不再进日货，一齐集中在席草田广场，当众焚毁。

1924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在广州举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醒华同志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了大会。大会期间，他积极拥护和赞成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5年荣县国民党(左派)县党部成立，醒华同志担任书记长，吴香簠、赖君奇、张植儒、严章森、张汉光、黄元赞、胡用权、叶芝、林伯九为执行委员。后来胡善权、程觉远、范晶如、吴柏修等参加为委员。左派县党部成立后，发展了左派国民党组织，宣传了三民主义，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政治口号，并且组织成立了工会、农会、妇女、青年、教育会等群众团体。从此荣县的革命形势迅速高涨起来。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由邻近各县推选谷醒华为代表，但他因病未能前往参加，另选别人出席了。

在左派县党部尚未筹组之前，醒华同志等就在荣县发起组织“非基督反帝大同盟”，大革命开始的时候，1926年以“荣县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当时的学联会长是共产党人范鼎如）组织全县学生发动一场非基督反帝学生运动，主要的学生力量是旭阳中学，团结了部份荣中，女师，和县小的学生，因外籍牧师的阻止，华英中学和华英小学的学生都未参加。学生代表站在蒸馆酒店宣传讲演，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拆穿借口开设教堂传教办校的阴谋诡计，以唤醒荣县人民的爱国觉悟。游行队伍沿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除外籍牧师教士”等口号。醒华同志昂首挺胸，手持小旗走在前头。学生队伍行至北门教堂和华英中学，加拿大牧师钟明、石玉光（皆中文名）站在大门外一群教徒的前面，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钟明（外号钟木老壳）将右手举起摇着手掌，顽固傲慢地连声回答说：“那是打不倒的！那是打不倒的”！于是群情愤怒，雷鸣般地大呼“打倒钟木老壳”！“打倒帝国主义”！喊声不绝。钟明怕得要命，钻进教堂后院，两天不敢露面，石玉光也狼狈溜走了，三天之后，钟明手捧英文信，亲自前往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向谷醒华同志赔礼道歉，并口头提出：要求县党部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安全。醒华同志当即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只要安分守纪，保证你们人身自由，安全出境”。这就是荣县第二次学生反帝运动的壮举和成果。

1926年，军阀刘文辉部队张志芳旅驻防荣县，实行残酷压榨统治。横征暴敛，“一岁两征”（正税），一年征收军款十万银元（苛捐），以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加上同年底伪军逼缴尾数二万五千元，闹得鸡飞狗跳，激起荣县人民的愤

恨和反抗。醒华同志为了除暴抗捐，不顾个人安危，拍案而起，发动和组织人民反对军阀统治，反对苛捐，反对强迫农民种鸦片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捐运动。这就是当时成都，重庆报界以大标题报道的“荣县军团冲突”，震动了全川的大事件。这种运动是荣县国民党（左派）县党部领导并与当时的共产党人合作发动起来的。斗争一开始就采取了“先礼而后兵”的办法，以谷醒华，赖君奇，张植儒，邹古元，叶芝，胡用权，程觉远等人为代表，向军阀旅长张志芳和伪政府请愿，几经交涉，谈判毫无结果。1927年阴历正月间，首先在五宝镇发动，因该旅部所派张委员伙同驻五宝镇的一连军队一再催办提款，程慕仁、赵鹤仙、陈家煜等人于正月十八日逢赶场之际，组织群众包括赶场的人群约五千人举行抗捐示威游行，迫使提款的委员和驻军夹着尾巴逃跑了。谷醒华、赖君奇闻讯赶到五宝，抓着这个胜利典型，把抗捐运动扩大到全县。一方面立即组成以谷醒华，叶芝为正付主任委员的“荣县抗捐运动委员会”，公开号召抗捐，一方面在李家堰柑子垵建立前线总指挥，由五宝镇龙友夔，陈冠群任正付总指挥，组织以各乡团丁为主力的武装力量二三百人，进行武装抗捐。武装队伍分布在李家堰蒙子岩，马银岩一带，与张志芳旅的军队相对峙。谷醒华、赖君奇、胡用权、张景乔、张伯泉、赵鹤仙、黄荣光、刘永昭、张志远等均曾往前线视察，或作宣传鼓动。由宜宾派来的李家勋（共产党人）以及雷本涵率领的团丁武装，和宜宾翁麻雀率领的招安队伍，共计二百余人均已到达前线。翁部拥有德国枪枝，开枪射击半天，军队略有伤亡，翁即率所部撤走。由富顺李师古和威远林茂九率领的团丁武装三百余人亦已进入县境，包括荣县东

南各乡群众刀矛队伍，共二、三千人，号称万余人，与张志芳的军队对抗。这时谷醒华、赖君奇、叶芝、胡善权等人将“抗委会”撤至自贡著名画家王松岩家继续领导抗捐工作，指派胡用权、张伟卿去宜宾，在观音镇会见赵团练局长，谷伯雍去富顺会团练局长刘麻儿，范晶如、戴直廉去仁寿，赵鹤仙去威远，请求武装支援；又派刘永昭去重庆，向省党部杨闇公汇报，并请声援；派胡善权持谷醒华信函去泸州，通过在刘伯承司令部任政治部主任的李树衢、宣传科长朱俊鲁（两人当时系共产党人）的关系，请求刘伯承同志派兵援救。刘接见了胡，对荣县“军团冲突”大加赞誉和支持。刘对胡说：“张旅长杀人否？已经打了三次电报促彼罢兵，叫他一不要屠杀民众，二不要接近右派，三要读进步书籍，如果他坚持乱干，必遭围攻失败”。

同年正月下旬，张志芳一面派团长张继昭来监视左派县党部，进行威胁，一方面下请帖请客和解。“抗委会”担心谷醒华可能遭暗算，乃由张烈光、胡用权、龚端让、邱祖尧代表出面。双方谈判时，龚端让大吵大闹，指手划脚地大骂军阀和官府。他说：“你们县长，征收局长都是压迫，剥削老百姓的，抗捐运动没有错”。一些陪客中周旋和缓。代表们提出：保证人身安全；停收苛捐二万五千元；不准种鸦片烟三项条件。不久，军阀刘文辉慑于荣县人民抗捐运动的强大威力，迫于全川舆论的声援，派出师长冷寅东为代表与“抗委会”谷醒华、叶芝、及林茂九（威远团练局长）在自贡举行谈判，结果取消“一岁两征”，免缴军款尾数，禁止种鸦片，撤销邓邦植伪县长职务，调走张志芳旅全部军队，这次抗捐运动终于取得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完全胜利。

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之后,次年十月间,“荣县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在华英中学演出以反帝反军阀为内容的“文明戏”(话剧)遭到教会的阻挠,教师和学生代表朱俊鲁、马介民(绍元)、刘恩龙、梁应庚、沈贤举、赵寿君等百余人,分别至北门福音堂、桂林街天主堂提出抗议,伪县府下令派出团丁将围在福音堂门口的代表殴打驱散,刘恩龙遭枪托乱打致受重伤,被抓进伪县政府扣押。去天主堂的代表亦被教徒殴打,伪警察却视而不见。各校师生闻悉,群起反抗,纷纷自发集合,手持木棒小刀,打毁教堂。外籍牧师、教士,早已逃走夭夭,群众围攻伪县府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团阀土豪!”“释放刘恩龙!”教师学生代表朱俊鲁,沈贤举,梁应庚直冲县府大堂,向伪县长提出抗议,要求惩办肇事首犯,释放刘恩龙。代表深入内所,许久未出,衙门口内外的口号声,咒骂声,交织在一起,震天动地,短棒、石块、瓦片漫天飞午,掷向大堂,伪县长钟干赫得惊惶万状,丑态百出,只好出来低头认错,答应惩办团丁队长;医治刘恩龙;保证不发生类似事件。当刘恩龙披红放炮走出大堂时,群众蜂涌而上,拾起刘恩龙上街游行,燃放鞭炮,高喊“刘恩龙万岁”不止。这是第三次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胜利。旭阳中学全体学生和荣中、女师、华英和各公私立小学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参加了,总计一千余人。他们得到谷醒华,赖君奇和各中小学教师的全力支持和声援。

1927年秋,荣县成立国民党(右派)党务整理登记委员会,人们讥讽它为“灯影会”。它的负责人都是些臭名昭著的刘念谟,余措摸之类的极右人物。醒华同志立场坚定,爱憎分

明，严正拒绝“登记”，并且当面斥责右派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狐群狗党搞的是灯影会”。余楷摸邀请他参加合影，也被他坚决拒绝，拂袖而去了。从此醒华同志公开退出了国民党。在他的言论中，早就作出了“国民党右派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结论。

就是在这一段时期，醒华同志赢得了全县人民的尊敬和颂扬。“谷老师”，“谷耶稣”“谷圣人”，“谷共产”之名，誉满荣县城乡内外，后来“谷老师”之名逐渐传扬于巴山蜀水之间了。

二

大革命失败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醒华同志于1928冬去成都，与共产党人洪仿予，张志和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情谊。1929年至1932年6月，他在江津担任24军一师师长张志和的秘书，继而担任江津县长，同时结识了一师共产党员李德鄂。他和共产党人一道工作，互相支持，因此作出了许多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的好事。

在江津工作三年半的时间内，醒华同志利用合法的职权，对在江津和外县的共产党员，多方设法支援、掩护、保护和营救，如曹获秋、洪仿予、余宏文、苟永芳、官质斌、程觉远、赵鹤仙和其他进步人士十余人。

1930年9月由共产党人发动的江津兵变失败后，他全力保护和营救了几个党员免遭反动派逮捕和杀害，放走许多被扣押的起义士兵和军官。当时枪决在监狱门口的十几个人，并不是起义的士兵，而是将原已判处死刑的犯人当了替死

鬼。

1931年至1932年他担任江津县长的大半年内，兴利除弊，扶助学校，廉洁奉公，刚直不阿。上任之初，推荐当时重庆大学名教授吴芳吉回江津任中学校长，各乡镇团总正为了逢迎新官，联名送大洋五千元，他断然拒绝，公开申斥。家乡朋辈学生纷至，群客满座，他待之以礼，吃往有份，谋事不成。他当了大半年的县官，两袖清风，卸任后还出卖了十几石祖业才偿清欠债。江津人民称颂他为“布衣县长”，迄今传为佳话。

1932年下学期在成都任协进中学校长，1935年上学期在泸州任川南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1935年8月应四川省十三区(绵阳)专员鲜英之约，担任专署主任秘书之职，有时鲜英因病因事留成都，即由他代行署务。蒋介石为了运输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阻止红军北上抗日，准备再度发动大规模“剿共”内战，下令修筑由成都至陕西的川陕公路。绵阳地段沿线，由绵阳专署负责修筑。四川省政府动员了附近各县民工(绝大多数是农民)三、四万人，于1936年冬陆续调集沿线工地，但筑路工具尚未送达，民工住宿和生活又极困难，天寒地冻，病死相继，坐等动工，已是人心惶惶。而年关将至，大家更是迫切希望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醒华同志深感农民疾苦，体会民情，不顾同僚的非议和阻扰，毅然宣布民工回家过年，春节过后再行返回工地。民工们无不欢喜若狂，一天之内三、四万民工全走散了。这一事件，震怒了蒋介石的参谋团，立即下令飭省府严厉查办。鲜英闻悉赶回绵阳，见局面已无法挽回，密告醒华同志暂避，但他临危不惧，主动承担责任。虽在众口称

誉下，在民工们复派代表慰留下，他却向鲜英提出了辞职，而鲜英自己随着也被罢了官。醒华同志具有极大的胆识和魄力，和敢于在太岁头上动上的大无畏精神，已于此充分表现。

《说明》：上文记述事件，系根据乡人传说。近据谷武容记忆，时间大有出入，现本两说并存之义，中间一段，可改写如下，以俟查证：……生活又极困难，“此时正值稻谷黄熟，民工心急如焚。家中既无颗粒口粮，又要向地主缴纳租谷，向政府上交公粮，迫切希望回家秋收打谷”。醒华同志深感农民疾苦，……（自然前面的1936年冬……也得改为1936年秋初）（……回家过年，春节过后…等句也得相应改正）

三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四川和全国一样，抗日救亡运动普遍高涨。

成都协进中学是四川著名的进步学校，陈离，张志和，余中英等是该校的校友。1937年4月至1939年6月，醒华同志再度担任该校校长，他先后聘请了杨伯恺，萧华清、李则夷担任教务主任，帅昌书(丁华)担任训育主任。先后延聘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教师，如刘披云、张秀熟、曾庶凡、沙汀、洪仿予(海帆)、李筱亭、黄文涛(觉民)、黄天朋、陈志学、陈家煜、张象贤、何光玖、陈翔鹤、杨文润，覃正中、邓成钧、吴德让，颜心斋、周列三、曹松谔、胡曼仁等。除了伪政府硬塞进去军事教官之外，教职员中没有一个是反动分子。他的办学原则是民主办学，培育革命人材，即使学校